



邱以诚虚岁十岁，那时候小小一个孩童，怎么能写出这样字体端正的契约呢？杜有清，你诬告他人，知罪吗？——《杂篇》

最新图文版

ZHONGGUOGUDAI
QIANGUSHIQUANJI

中国古代

〔清〕不题撰人
原著

李氏吓得魂飞魄散，张口结舌，还没说出一句话来，一把匕首早已插在地的胸口上，李氏一声不吭倒了下去。
——《宿怨思仇篇》



奇案故事全集

下

某甲挥刀直刺妇人裸露的胸膛，只听妇人“唉呀”一声，一腔热血自刀下迸出。
——《好情强暴篇》



胡秋酒心里已经十拿九稳，随后又呵斥道：“冤有头，债有主，死鬼不能饶你，你还抵赖不成？”那白头骡子又向他哼几声，愤怒地看着他。
——《谋财害命篇》



京华出版社



《中国古代奇案故事全集》一网打尽中国形形色色公案故事的精华，并配以著名画家绘制的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该书情节曲折，文字传神，通俗易懂，使人在轻松阅读之中，既能领略人心险恶，又能增长人生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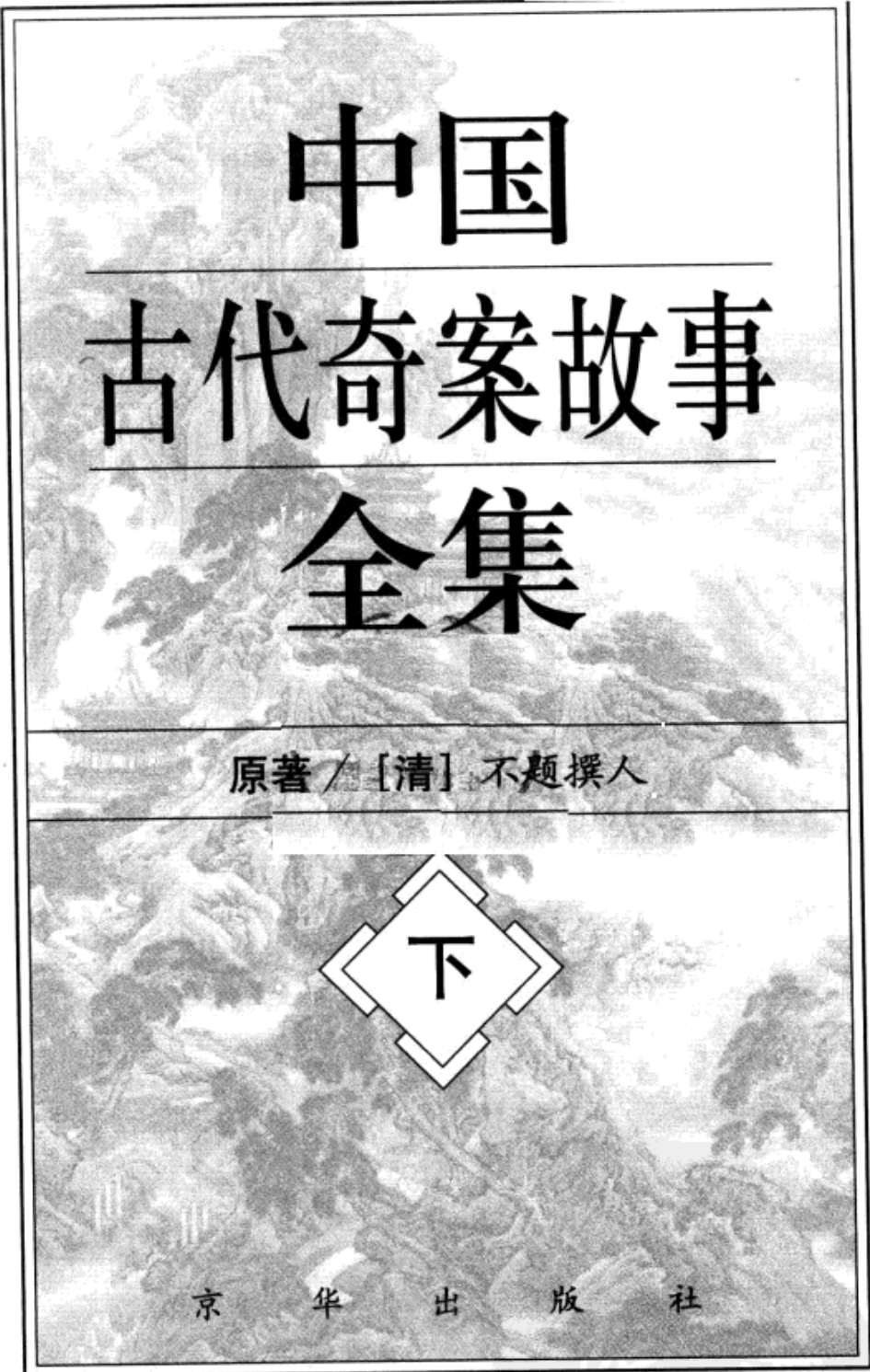
ISBN 7-80600-841-1



9 787806 008416 >

ISBN 7-80600-841-1/K·27

定价：43.80元(上、下卷·赠送光盘)



中国
古代奇案故事
全集

原著 / [清] 不题撰人

下

京 华 出 版 社

目 录

木匠恩仇	441
黄犬替主鸣冤	450
夜 审	459
观音菩萨托梦	464

第四篇 陷害蒙冤

金钏遗恨	471
弄假成祸	475
巧判借银	480
死不瞑目	484
朱元璋乱断“南北榜”	488
明成祖错斩周梟台	492
锦衣卫孤女昭奇辱	498
遇女尸巧祸成奇冤	504
康熙江南科场案	509
断妻给还原夫	514
设计断还二妇	519
争子辨其真伪	526
改契霸占田产	531
失踪之谜	537
流言杀人	541

目录

新婚横祸	545
小卫玠	550
胭脂蒙冤	556
洞房怪案	565
媚萝惨案	569
三充盗尸	572
龙湫捕奇货	578
云落店私刑	583
忍心长舌	590
猪血有灵	596
斑鸠哀鸣平冤案	602
黄中得报	606
静观默察拯无辜	610
私通牵命案	614

第五篇 偷盗抢劫

知县审树	625
审石抓劫贼	629
金簪究出劫财案	634
峨眉飞盗	640
善有善报	643

目 录

村女莲姑	649
葫芦地清匪案	653
狂贼截新娘	658
卓洲溪	662
强盗大学生	668
中丞失银案	674
骗 子	679
御赐红宝石奇案	683
偷儿当桌台	690
包袱命案	700
夹底船	705

第六篇 杂 篇

千古迷离红丸案	713
游旆谋毒三命	717
张船山问案	722
一鸡三命	726
砒毒误杀	730
邪教惑民	733
兄弟讼田	737
西谷船户	741

新
子
船

目 录

巡抚夜察仁和县	747
舍生取义	753
州官奇判	759
段知县判鸡	763
王知府巧除弊	766
包公“索贿”	771
一字辨案	775
歙县离魂案	779
趣判“闻香”案	786
以假乱真	790
巧取昧心钱	797
弄假成真	813
仇怨如海深	820
路遇赶脚案	837
西巡第一案	848
黄菜叶藏尸	858
石狮子流血	865
裁缝选官	873
死酒死色	878

木匠恩仇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有个木匠叫张权。张权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廷秀，二的叫文秀。兄弟两个都非常聪明，在义学念书，跟父亲做木匠活，一学就会，样样出众。这年遇到大灾荒，张权为了养家活口，只好叫儿子停学，和他一起做家具出卖，揽木匠活做。

有个叫王宪的人，让张权到家去做嫁妆。王宪是个富豪，人称王员外。

他没有儿子，只有瑞姐、玉姐两个女儿。瑞姐在二年前招了个倒插门女婿叫赵昂；玉姐十四岁，还没有许配人家。

这天张权带领两个儿子来到王家。王员外问他：“有几个副手？”

张权回答：“只有两个。”他叫儿子过来见王员外。

王员外见是两个少年，略带不满的口气说：“我因为要好活，所以请你来。你怎么叫两个孩子来做？”

张权正要开腔解释，张廷秀上前说道：“员外！自古道，后生可畏。我们兄弟年纪虽小，手艺可不差。不信，试试看。”

王员外看到他兄弟俩眉目清秀，能言快语，于是问张权：“这两个小家伙是你什么人？”

张权回答：“是我儿子。”

王员外高兴地说：“你生了两个好儿子。”说着，把他父子三人领进一间房子，搬来木料交给张权，交代了所要的样式，叫他们干起来。

一连做了五天，做成几件。王员外看过，连声喝彩：“真做

得精细！”他看到廷秀兄弟二人只顾做活，头也不抬，不免触动了没有儿子的伤感。回到卧室后，王员外对妻子徐氏说：“张木匠有两个好儿子，既聪明、漂亮，又勤谨、能干。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儿子，那该多好！”

徐氏见丈夫烦恼，宽慰他说：“也不难。你跟张木匠谈谈，过继一个不就从没子变成有子了吗？”

王员外听了，心里欢喜，说道：“你的想法很对，但不知道张木匠是不是答应？”

第二天晚饭后，王员外见到张权，问他：“你两个儿子今年多大岁数？认识字吗？”

张权回答：“大的廷秀，今年十四岁；小的文秀，十二岁。念过几年书，字倒也认识些。”

王员外说：“我想过继老大做儿子，成个亲戚往来，你同意吗？”

张权开始推辞，后来见王员外出于真心，就满脸堆笑地说：“既然员外提拔小儿，我怎敢不同意？等今晚回去与他妈妈商议一下，员外再选择吉日过门。”

过了两天，张廷秀就过继到了王家。随后，王员外请了个先生，教廷秀、文秀读书。先生尽心指教，他二人认真学习，长进很快。

王员外二女儿玉姐，长到十五岁还没有定亲。王员外和徐氏见廷秀人才出众，又肯读书，聘了廷秀为婿。王员外的大女儿瑞姐和丈夫赵昂出于嫉妒，企图要阻拦这件事。

赵昂对丈人说：“张廷秀是小户人家出身，岳父招他为婿，门不当户不对，不合适。”

瑞姐也说：“父亲，凭我们这样的人家，妹子这样的容貌，许配木匠做妻子，不是玷辱了门风，被人耻笑吗？”

王员外听了大怒，对女儿女婿大声说道：“别看他现在穷，将来会比你们强。不准你们管这些闲事！”王员外一边说，一边往卧室里走，羞得赵昂夫妇满脸通红。

王员外为了给张家争气，收拾五百两银子，自己悄悄送给张权，叫他买一所房子，放弃木匠行业，另外开家店。张权买了个布店，开店做起买卖，从此以后，人们不再叫他张木匠了。

赵昂夫妇见王员外聘定张廷秀为婿，又给张权银子买房开店，心里对王员外不满，更加仇恨张家。他们想方设法谋害张权父子性命，为他们独吞王家财产创造条件。瑞娘献计说：“我有个妙策，叫他有口难言，死在狱里。”

赵昂听了老婆的话，连连称妙。只等王员外进京就动手。

王员外因为田产很多，所以要给朝廷送粮。这天，他又亲自进了京。

他这一走，赵昂加紧活动，向老婆要了五十两银子，去找原来的同学、巡捕杨洪。

两个人来到一家酒楼，吃喝一会儿后，赵昂低声对杨洪说道：“我来麻烦你，不为别的事。有个仇人，要结果他的性命，出口气。”说着，他摸出银子，放在桌子上，把包摊开说：“这是白银五十两，先给兄弟你。事成之日，再送五十两。”

杨洪望望银子，随后问：“那仇人是谁？”

赵昂说，“他叫张权，小木匠出身。过去是个穷小子，近日得了一桩不明不白的钱财，买了一所大房子，开起布店。他只有两个小儿子。”

杨洪说：“好办。前天刚拿到五个强盗，叫他们供出张权，定他个死罪。那时在狱里结果了他的性命。”

赵昂深深作揖说：“全仗老兄出力，我一定重重酬谢你！”

杨洪回到家里，买了些鱼、肉，又打了一大壶酒，还煮了一大锅米饭，带到牢房，叫那五个强盗每人一碗肉，一碗鱼，一大碗酒，两碗饭，轮流吃了一遍。杨洪问强盗们：“你们曾经偷过开布店的张木匠张权的东西吗？”

强盗们回答：“没有。”

杨洪说：“既然没有，为什么他连日来派人叮嘱，叫快点儿结果你们的性命？各自去想一想，看你们和他有什么怨仇？”

众强盗真的都去胡思乱想。想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对了，有一回我去他布店里买布，痛骂他一次。想是他怀恨在心，所以要来害我们性命。”

杨洪乘机说：“这不过是件小事，怎么就要害许多人的性命？这人的心肠也太狠毒了！”

他这么一讲，众强盗一个个咬牙切齿。杨洪又说：“你们要报仇容易，明天审你们的时候，当堂招他是同伙，一向打劫的赃物都窝藏在他家里。大家一口咬定，都这么说，就像真的，他想推脱也推脱不掉。”

第二天早晨，在总捕厅大堂上，五个强盗果然异口同声这样说，府官信以为真，下令杨洪去捉拿张权。

张权来到大堂，在严刑逼供之下，不得不屈招，最后，被定为斩罪，押进狱中监禁。张家的财产被官府没收，房子也被查封。廷秀的母亲陈氏先住在王员外家，后来为照管张权方便，在监狱附近租赁了两间房子，暂住进去。廷秀兄弟二人依旧在王家读书。

赵昂陷害了张权，又与瑞姐商议，要把廷秀撵出王家。他们在王员外面前诬蔑廷秀吃喝嫖赌，又用银子买通家人也说廷秀的坏话。

王员外开始还不相信赵昂夫妇的话，听到家人也都这么说，慢慢信以为真。

正当王员外生气、后悔的时候，赵昂给他出坏主意说：“岳父为什么不等廷秀回来，责骂一顿，赶出大门呢？再给玉姐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嫁出去，这样事情就挽救回来了。”

王员外听信赵昂的话，果然把廷秀赶出家门。廷秀离了王家，到监狱去看望父亲，与人说起他们父子惨遭赵昂陷害，商议到镇江去找新按院告状。不料他们的话被一个看守听去，这个看守恰好是杨洪的姑舅弟兄，报告给了杨洪。

杨洪急忙找到赵昂说：“张廷秀已经知道是你我害他，近日要去镇江告状。”

赵昂听了，吓得愣了半天才说出话：“这可怎么办？”

杨洪说：“一不做，二不休。你拼出银子，我拼出力气，连这两个小的也一齐结果了，斩草除根！”

赵昂说：“银子是小事，只是没个妙计。”

杨洪说：“这不用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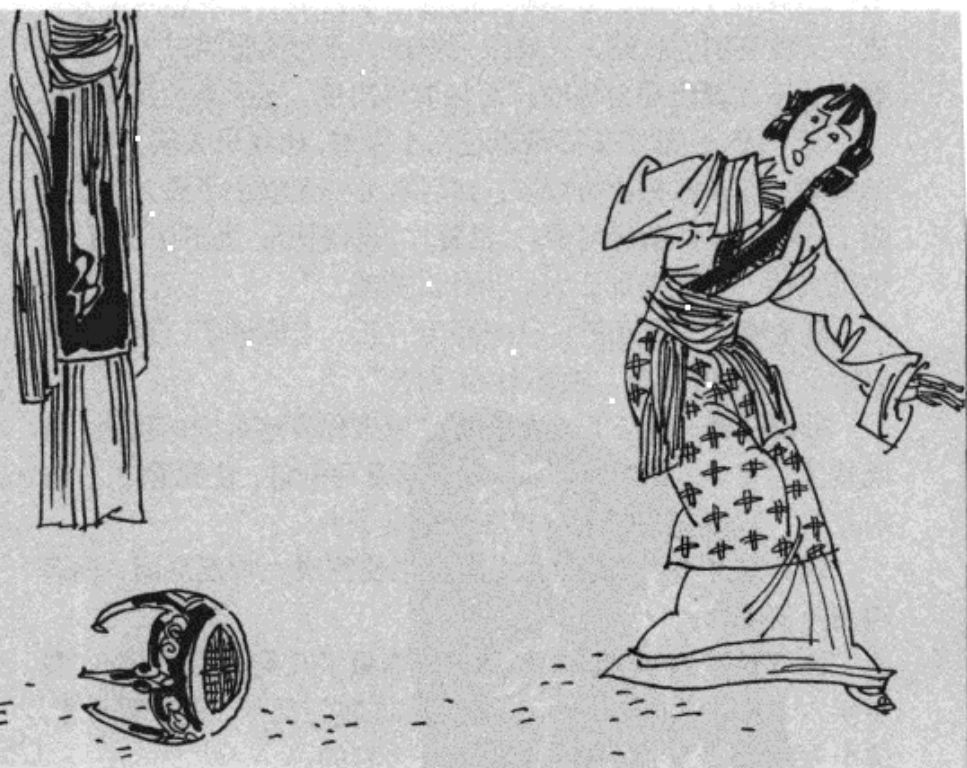
赵昂听了杨洪的计策，心中大喜，当下取出三十两银子，交给杨洪说：“麻烦老兄了，你一定要斩草除根啊，我改天再重重谢你。”

廷秀、文秀兄弟两个告别父母，要坐船到镇江去告状。来到码头，忽听背后有人叫喊：“二位小官人往哪里去？”

廷秀回答：“往镇江。”

那人说：“到镇江，这里有便船，又快，又稳当。”

廷秀、文秀刚上了船，又来了个人，这个人就是杨洪的兄弟杨江。一路上，杨江殷勤招待廷秀和文秀，到了镇江，他还



留兄弟俩在船上过夜。

接着，杨江买来酒肉，将兄弟二人灌醉。这时杨洪已等候在江边，听艄公一声哨响，跳上船来，与杨江一起，把廷秀和文秀捆绑起来，扑通两声，扔进江去。

张文秀不该死，被一艘贩布的大船救起。船主是河南府人褚卫，家里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儿女。褚卫见文秀生得眉清目秀，想收他做养子，就对文秀说：“这里离镇江很远，我也不能送你回去了。送你回去，你那死对头还会来害你。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认作父子，跟我回家。等到明年，再送你回来告状，救你父亲。”

文秀虽然记挂父亲，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拜褚卫为父，改名叫褚嗣茂，跟随他到河南去。

再说张廷秀，也没有淹死，江水把他冲到一块沙洲边儿，被浙江绍兴府孙尚书的戏船救起，将他带到南京。他想回家回不成，又没有别的生路，只好跟人学戏。因为他聪明过人，学得很快，不久就能登台表演，而且演得出色，受到观众的赞扬。

有一天，礼部主事邵承恩过六十大寿，让戏班去演出庆贺。演完戏，邵承恩将廷秀留下，到后堂为夫人唱个小曲儿。廷秀唱了一会儿，邵承恩问他：“我看你相貌魁梧，决不是下流人。你说实话，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唱戏？”

廷秀听了，只好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最后表示：“我实在无奈，决不甘心这样。”

邵爷听罢，叹息了半天才说：“原来你有这么大的冤仇。你既然读过书，必能做诗词。你现在随意写一首，让我看看。”吩咐左右，取出文房四宝，放在一张桌子上。

廷秀走过去，拿起笔来就写，很快写成一首祝寿词，词名叫《千秋岁》。

邵爷看了，连声称好。他和夫人商量了几句，对廷秀说：“我今年六十岁，还没有儿子，愿意招你做我的义子。你如果同意，请个先生教你读书，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

张廷秀感恩不尽，当即拜邵承恩夫妇为父母，改名邵翼明。他刻苦读书，长进很快，当年就在乡试中考取举人。

第二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当中，廷秀和文秀双双中了进士，廷秀做了常州府的官，文秀当了翰林院的官。兄弟二人救父心切，请了假，急忙赶回苏州老家。

在路过南京时，廷秀带领兄弟文秀一同去拜见邵承恩。老爷举办盛大喜庆筵席，招待兄弟二人。当他得知文秀还没有定婚，喜出望外地对文秀说道：“我只有一女，今年十六岁，如果你不嫌弃，情愿许配为妻。”

文秀说：“感谢老伯的美意。只是没有得到父母同意，自己不敢做主。”

廷秀出主意：“回到苏州，禀过父母，然后再来行聘。”

廷秀、文秀回苏州暂且不提，再说王员外听了赵昂的谗言，将廷秀赶出家门后，又要给玉姐另找婆家。玉姐说什么也不同意，整天哭哭啼啼。

赵昂和瑞姐为了独吞家业，心狠手毒，想要害死玉姐。瑞姐故意在她面前说风凉话，恨不能把她气死：“妹子！当初爹爹一时糊涂，把你许配给一个小木匠，玷辱门风，惹人笑话。如今另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不比做强盗的儿媳、木匠的老婆，强似百倍？你还哭什么？”

玉姐被瑞姐的几句话，羞得满脸通红，呜呜哭得更加厉害。母亲徐氏见此情形，对瑞姐非常不满。

瑞姐不识时务，又把母亲拉到一边儿，小声嘀咕：“娘！难道妹子与廷秀那小子做下了见不得人的丑事，要不，为什么这么牵挂他？”

徐氏听了大怒，吐了瑞姐一脸唾沫，骂道：“你们是同胞姐妹，却不怀好意，胡言乱语，放这种冷屁！”

玉姐虽然没有听到姐姐的话，却听见母亲愤怒地抢白瑞姐，心中暗想：“一定是姐姐有恶言伤害我，所以妈妈发这么大的脾气。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何苦叫人耻笑？不如死了，倒干净。”

她越想越觉得没有活路，越想越痛不欲生。一直哭泣到深夜，人们都睡熟了，她拿了一条汗巾，拴到房梁上了吊。

恰巧这工夫有个丫头闹肚子，起身去茅厕，看见玉姐吊在房梁上，大喊道：“不好了！玉姐吊死了！”

王员外夫妻和众丫头赶来，七手八脚地把玉姐解下来，又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将她救活。玉姐苏醒过来，还是呜呜痛哭不已。

徐氏对丈夫大嚷大叫：“老东西！你不要再给玉姐提亲，快快派人去找廷秀。如果不听我的话，逼得女儿出了事，我跟你没完！”

王员外只得含糊着答应，一个人下楼去了。

再说廷秀和文秀回到苏州，先见过母亲，又拜会了府官。然后廷秀一个人穿上破旧衣服，到王员外家探听情况。这时，王家大厅里正在举行戏宴，庆贺赵昂花银子买了酉洪同县的一个官儿。廷秀也穿起戏装，演起戏来。

王员外和赵昂认出廷秀，又羞又怒，正要叫人把他赶走，忽然外面有人来报，知府老爷来到！王员外和赵昂慌得手脚无措，不敢前去迎接。

廷秀不慌不忙地说，“我去迎接！”他把太守领进大厅，两个人对面而坐，一面喝茶一面攀谈。

王员外躲在里屋，偷偷看见外面的情形，心中暗想：“原来廷秀这冤家已经做了官。”他忙去告诉妻子徐氏说：“小女婿来了，请你去讲讲情。”

徐氏听了，真是喜从天降，忙说：“有这样的事！快去告诉玉姐。”她和王员外等人来到大厅。这时廷秀送走太守也回到大厅，与众人相见，谈起自己的遭遇。

众人听了廷秀被害的经过，气愤地询问：“是谁下的毒手？”

廷秀回答：“如果知道是谁，那就好了。”

赵昂站在一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里慌得咚咚乱跳。

这时杨洪与兄弟杨江，也来到王家门外，向赵昂索要银子。他俩听说太守刚才来拜望过，不敢贸然进门，坐在门前石头上等人传信儿。

杨洪、杨江刚坐下，张文秀坐轿赶来。杨洪、杨江没有认出文秀，急忙起立迎候。文秀却认出了这两个害人凶手，但他不说破，径直走进大厅。文秀低声说给哥哥廷秀：“谋害你的人，正坐在门外。”

廷秀大吃一惊，说道：“他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其中可疑。快去捉住，别让他们跑掉。”

文秀派家人去捉拿杨洪兄弟二人。不一会儿，把他两个拖进来。杨洪以为是赵昂叫人干的，嘴里骂道：“忘恩负义的贼！我们为你干了那么多大事，你今天却来整治我！”

正在混乱当中，苏州府管刑狱的官朱爷到了。廷秀告诉他：“老先生，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谋害我兄弟的强盗今天自己来送死，已经拿住了。”

朱爷问：“在哪里？”

廷秀叫人把杨洪兄弟二人推过来。他审问道：“你二人可认得我吗？”

杨洪回答：“小人不认得老爷。”

文秀说：“当年你们扔进江水中的人，不认识啦？”

杨洪、杨江听了，知道是廷秀、文秀兄弟两个，吓得浑身发抖，缩成一团。

朱爷问杨洪、杨江：“我问你们，与张家有什么冤仇，谋害他们一家？”

杨洪、杨江料定自己性命难保，不得不一五一十地说出真情：“不关小人的事，是赵昂叫俺俩这么干的。”

朱爷问：“赵昂是什么人，住在哪里？”

廷秀说：“是个小官儿，就住在这里。”

朱爷大喝一声：“快拿来！”

他手下人答应一声，蜂拥进去，将赵昂拿出来，押解到府

衙。

廷秀、文秀送走朱爷，回到里面，与王员外夫妻相见。王员外问：“朱爷为什么捉拿赵昂？”

廷秀说出赵昂一件件骇人听闻的罪行，王员外恨得咬牙切齿，说道：“原来都是这贼的计谋！”

正说话之间，丫头来报：“瑞姐自杀了！”原来瑞姐知道事情败露，丈夫被抓走必定活不成了，自己再没脸见人，所以寻了死路。

后来，廷秀与玉姐成了亲，文秀与邵小姐结了婚。三天之后，各自走马上任去了。赵昂、杨洪、杨江被判处死刑。

开刀问斩那天，看的人如山如海，都说他们是自作自受。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劝君莫把欺心使，湛湛青天不可欺。

黄犬替主鸣冤

彭公这天刚审理完一件案子，准备退堂，忽然看见一只黄狗连窜带跳，跑上堂来，嘴里叼着一只靴子。

三班牙役往外赶它，那狗两只眼都红了，像要咬人的样子。

彭公说：“不准打它。黄狗，你要有冤枉，就大叫三声，不要多叫，也不要少叫。”

那狗把四腿一趴，仿佛跪的姿势，放下口中的青布靴子，两眼望着彭公，汪、汪、汪地大叫了三声。

彭公吩咐杜雄说：“你跟着那个狗去，或许那狗会把哪个人咬住，如果这样，你就把他锁来见我。”